

# 碧瓷沉

BI·ZHOU·CHEN

匪我思存 著

匪我思存已出版作品：《碧瓷沉》《寂寞空庭春欲晚》《冷月如霜》  
《裂锦》  
《如果这一秒，我没遇见你》《佳期如梦》《香寒》《当时明月在》



我们，总是在错误的时光，错误的地点，懵懵然就爱上那个人。然后，不得不用尽一生，遗忘。

新華書店出版



# 碧秋沉

BIZHOUCHEN  
匪我思存·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碧甃沉/匪我思存著. -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 5  
ISBN 978-7-80228-665-8

I. 碧… II. 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51018号

---

碧甃沉

---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吕 晖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右 耳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[www.nwp.com.cn](http://www.nwp.com.cn)

本社英文网址: [www.newworld-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cn)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970 1/16

字 数: 230千 印张: 16.5

版 次: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80228-665-8

定 价: 26.80元
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# 碧秋沉

## 【引子】千山暮雪 001

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就中更痴儿女。欢乐趣，离别苦，用半生去爱你，用一生去忘记，天南地北，而如今，只影向谁去？

## 【第一部分】杏花疏影 007
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！

## 【第二部分】兰堂红烛 097

穿过白露的空气，如我叹息的目光！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，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，或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，有若渐渐的舒解，又若更深的绸缪……



### 【第三部分】冷月无声 154

我曾用泪染湿过你的手、你的人，爱情原如树叶一样，在人忽视里绿了；又如花朵，在忍耐里露出蓓蕾，在被忘记里红色的花瓣开放。

### 【第四部分】两三烟树 210

如今我悼惜我丧失了的年华，悼惜它如死在青条上的未开的花。爱情虽在痛苦里结了红色的果实，我知道它最易落掉，最难捡拾。

### 【尾声】不许人间见白头 223

告诉我那儿的月色，那儿的日光，告诉我那儿的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，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，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里。

私家  
残版

【来不及说我爱你】 230





## 引子·千山暮雪

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就中更痴儿女。欢乐趣，离别苦，用半生去爱你，用一生去忘记，天南地北，而如今，只影向谁去？



## 引子·千山暮雪

QIANSHANMUXUE

火车发出一声悠长的汽笛，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徐徐驶入永新车站，淡白的蒸汽在寒风中弥漫开来，车厢里的人起了一阵轻微的骚乱，因为车门没有像寻常一样及时打开。永新历来是军事重镇，承军的南大营便驻防在此地，此时站台上星罗密布的岗哨，因着局势紧张，亦算是司空见惯，只是那样整肃的荷枪实弹，无端端又叫人生了惶恐。

车门终于打开了，却不许人走动，荷枪实弹的卫兵把持住了各个车厢口，车厢里的人不由惊恐地瞧着这些人，他们与站台上的岗哨不同，一色藏青呢制戎装，靴上的马刺锃亮，手中枪尖上的刺刀闪着雪亮的光芒。他们沉默而冷淡地守望着车厢，拾翠心里一阵发紧，知道这是承军的卫戍近侍，按常理不应该在这永新城里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。

领头的是位便衣男子，从车厢那头缓缓踱过，目光却从所有年轻女子的脸上扫过，空气仿佛也凝固了，拾翠与他目光相接，不由打了个寒噤，他径直走过来，口气虽然很客气，话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独断：“这位小姐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拾翠不知是何事，脸“刷”一下白了，何家祉叫起来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那人依旧是冷淡的口气，对他置若罔闻，只看着拾翠：“麻烦你跟我们回去。”拾翠虽然见惯了承军，心里也七



上八下的。家祉上一步，提高了声音质问：“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哪有这样光天化日下公然抢人？”那人受过严诫不得动粗，心里怒极，却只是皮笑肉不笑，说：“王法自然是有的，这是军事机密，你既然不肯识趣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王法。”他将头一偏，后面的卫戍侍从便将枪栓一拉，瞄准了两人，车厢里的人都吓得噤若寒蝉，拾翠忙道：“我跟你们去。”家祉还要说话，她在他手上按了一按，示意他不要再争，家祉明知拾翠与承军中颇有渊源，倒是不怕。好在那些人还算客气，并不推攘，也不斥骂，只是黑洞洞的枪口下，任谁也不敢反抗。

站台上早就有几部车子等着，拾翠这才发觉，和自己一同被逼着下车来的，还有六七个年轻女子，都是差不多的年纪，她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看着那些荷枪实弹的岗哨。

拾翠和另三个年轻女子被命令上了后一部车子，汽车一路驶出车站，她的心怦怦乱跳，永新城里街市倒还很繁华，但因为承、颖两军连年交战，街市间也布有岗哨，只是此时比平日更显戒备森严，她们坐的车子在街上呼啸而过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拾翠一抬头，看见对面坐的女子，眼睛茫然望着窗外，双手紧紧捏握着，那白皙纤柔的手上，细小的血管都清晰可见。她自己虽也有几分忐忑，但见女子这样惊恐绝望，忍不住轻声安慰她：“放心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”其实更像是安慰自己。

那女子嘴角微微一抖，恍惚像是一丝微笑，可是那笑意里也只是无边的恐惧。车子走了不久即转入一个院落，院门口照例有岗哨，一见了车子，立正上枪行礼。拾翠见车子驶入大门，路两侧都是极高大的树木，冬日晴好湛蓝的天空下，那些树木的脉络，清晰如同冰片上的裂纹，阳光射下来，却没有一丝暖意。

车子停下来，她们一起被送进宅子里。那宅子是旧式西洋小楼，从侧门进去，屋子是简洁而时髦的西式布置，墨绿色的沙发，茶几上甚至还放着一瓶折枝菊花，暖气管子烘着，散出幽幽一缕暗香。送她们进来的那人虽是一身的戎

装，说话倒也还客气：“请诸位小姐在这里稍候。”他既然用了“请”字，她们忐忑不安的心稍稍缓和，那人言毕就退了出去，只剩了她们七八个人呆在屋子里，面面相觑。

房门再次被推开，这次却是个佣女模样的人，端着茶盘给众人沏上了茶，她们却没有人敢喝，只端着杯子站在那里，仍旧是惊恐地互视着，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。屋里的暖管子烧得极暖，只一小会儿，整个人麻木的血脉都像活过来一样。拾翠捧着那只玻璃杯子，手足终于暖和过来了，一转过脸，却瞧见适才在车上坐在对面的女子，虚弱而无力地半倚在墙角，身子在微微发抖。她心生怜悯，走近去才瞧见她脸上全是虚汗，不由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那女子只是摇了摇头，并不说话。拾翠见她已然摇摇欲坠，连忙扶她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其余的人也留意到了她们，只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瞧着。拾翠见她手心里全是腻腻的冷汗，不由问：“你是不是病了？”

那女子依旧是摇头，拾翠见她脸色苍白，嘴唇发乌，只无力地攥着手中的手袋，那手也一直在微微发抖。她本是看护，见她如此虚弱，不由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来，替她披上，那女子这才轻声说：“谢谢。”终究手上无力，手袋也滑落下去。拾翠忙替她拾起来，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嘴唇微微哆嗦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姓尹。”拾翠道：“我叫严拾翠。”那女子又哆嗦了一下，就在此时，忽听走廊传来皮鞋踏地的声音，显然是有人往这边来了，屋子里的人都惊恐万分眼睁睁瞧着那两扇门。

拾翠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门终于被人打开，一个文雅儒秀的男子走进来，虽只是便衣，那目光却极是锐利，拾翠冷冷冷又打了个寒战，只见他的目光从众人脸上——掠过，最后却落在那尹小姐身上，眼底微微泛起一点笑意，话里也透着温和的客气：“尹小姐，总算是接到您了——请您随我来。”

那尹小姐似乎想站起来，微微一动，竟似再也没有气力一样。拾翠也不敢上前去扶她，她苍白虚弱如一枝残菊，呼吸急促而无力，只紧紧攥着沙发扶手上罩着的抽纱蕾丝，仿佛那里积蓄着全部的力量，身子微微颤抖着。就在



此时，走廊上又传来杂沓的脚步声，数人簇拥着一人进来，为首的那人一身的戎装，只没有戴军帽，乌黑浓密的发线，衬出清俊英气的一张面孔，年纪只在二十七八岁上下，眉宇间却有着一种冽然之气。先前那人一见他进来，叫了声：“六少！”

拾翠脑中“嗡”的一响，万万没想到竟然能见着慕容泮，因在这北地九省，无人不知晓这位赫赫有名的慕容六少，自从慕容宸死后，便是他任着承州督军的职务，成了实质上的承军统帅，怪不得永新城中这样警戒，原来是他从承州的督军行辕过来南大营中。慕容泮却紧紧盯着缩在沙发角落里的那位尹小姐，过了片刻，方一字一字沉声吐出：“尹静琬。”缩在沙发深处的尹静琬低垂着头，恍若未闻。他的嘴角微微一沉，忽然上前几步就将她拽起来，她本就虚弱，轻飘飘像个纸人一样，软弱无力地瞧着他，视线模糊里只有他衣上锃亮的肩章闪着冰冷的金属光泽，他的声音如夏日闷雷隆隆滚过，咬牙切齿：“你告诉我……”他全身都散发着森冷之意，屋子里的人都惊恐万分地盯着他，他这样子就像是困境中的野兽，眼里仿佛要喷出火来：“你将孩子怎么样了？”

她虚弱而急促地呼吸着，因为让他的手掐得透不过气来，旁边那人担心地叫：“六少！”慕容泮蓦地回过头来：“都他妈给我闭嘴！”那人原是慕容泮的心腹慕僚何叙安，他甚知这位主子的脾气，当下便缄默不语，慕容泮却只恶狠狠盯着尹静琬：“快说！”

那尹静琬孱弱得就像是一缕轻烟，只呵口气就能化去似的，她竟然笑了，静静的笑淌了一脸，在那样苍白羸弱的面孔上，仿佛绽开奇异的花朵，她吐字极轻，字字却如同雷霆万钧：“你永远也别妄想了。”他勃然大怒，额头上青筋迸起，眼里除了怒不可抑，还渐渐渗出一缕惊痛似的绝望，掐住她颈子的手，不由自主地收拢，她透不过气来，脸上的笑意却一分一分在加深，直到“哧哧”笑出声来。拾翠只觉得这情形又诡异又恐怖，慕容泮的身躯竟然在微微发抖，眼里只有濒死一样的绝望，忽然就松开了手，尹静琬本就虚弱到了极点，踉跄着扶着沙发犹未站稳，他忽然一掌就掴上去，“啪”一声又狠又重，

她像只无力的纸偶，软软倒在地毯上，一动不动地伏在了那里，慕容泮绝望一样地暴怒着，回手就拔出腰间的佩枪，“咔嚓”一声子弹上膛，对准了她的头。

旁边那人见势不对，忙劝阻道：“六少，等尹小姐醒来问清楚再处置不迟，请六少三思。”慕容泮扣在扳机上的中指，只是微微发抖。她的长发凌乱地散陈于地毯上，像是疾风吹乱的涡云，她伏在那里，便如死了一样，毫无生气。他想起适才她的眼睛，也如同死了一样，再也没有了灵动的流光，有的只是无底深渊一样的绝望，森冷而漠然的绝望，看着他时，就如同虚无缥缈，不曾存在一样。这虚无的漠然令人抓狂，她如此狠毒——她知道致命的一击，方才有这样的效力。他胸腔里像是有柄最尖利的尖刀在那里缓缓刺着，汩汩流出滚烫的血，她硬生生逼得他在这样无望的深渊。

他漠然望着地毯上连呼吸都已经微不可闻的女子，她伏在那里，弱到不堪一击，可是她适才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生生将他推入无间地狱，他死也要她陪葬！既然她如此狠毒，他也要她下炼狱里陪着他，受这永生永世无止境的煎熬。他慢慢松开扳机，缓缓垂下了枪口。

他缓声道：“将这些人送走，叫医生来。”

何叙安答应了一声，向左右使个眼色，便有人带了那几名女子出去。拾翠本走在最后，大着胆子回头一瞥，却见慕容泮躬身打横抱起尹静琬，那尹静琬已经晕迷不省人事，如瀑的长发从他臂弯间滑落，惨白的脸上却隐约有着泪痕，拾翠不敢再看，快步走出屋子。



【第一部分】杏花疏影
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！



## 01 · 十面楚歌声

两年前 承颖铁路

临夜风凉，从开着的车窗里吹进来，茜色长裙簇起精致的蕾丝，便如风中的花蕊般招摇不定，长发也吹得乱了，却不舍得关上窗子。车窗外是黄昏时分晦暗的风景，一切都像是隔着毛玻璃，朦胧里的原野、房舍、远山一掠而过，隆隆的车轮声因已经听得习惯，反倒不觉得吵闹了。

喧哗声渐起，尹静琬不由回过头去看包厢的门，跟着出门的长随福叔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我出去看看。”福叔办事最持重，这一去却去了很久没回来，给她做伴的明香急了，说：“这个福叔，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的，这半晌都不回来。这是在火车上，他难道去看大戏了不成？”尹静琬“哧”地一笑，说：

“看大戏也不能撇下咱们啊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仍不见福叔回来，尹静琬这才有些着急，她头一次出远门，明香又只是个小女孩子，事事都是福叔在料理。又等了片刻仍不见福叔回来，尹静琬心里害怕出事，对明香道：“咱们去找找福叔吧。”

她们包着头等车厢里两个包厢，掌车自是殷勤奉承，一见她们出来，马上从过道那头迎上来：“小姐，颖军的人正在查车呢，您还是先回包厢里去。”明香撇着嘴说：“自从火车出了暨原城，他们就查来查去，梳子一样梳了七八遍，就算是只虱子也早叫他们给捏出来了，还查什么查啊？”尹静琬怕生事端，说：“明香，少在这里多嘴。”那掌车的笑道：“总不过是查什么要犯吧，听说三等车厢里都查了十来遍了，一个一个拉出来看，也没将人找出来。”明香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赶情是找人啊，我还以为找什么金子宝贝呢。”

那掌车的说漏了嘴，也就赔笑说下去：“也只是猜他们在找人罢了——这样的事谁知道呢。”尹静琬对明香说：“那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又对掌车的说：“若见了我们那伙计福叔，叫他快回来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使个眼色，明香

008

【第一部分】

杏花疏影

碧  
沉



便掏了一块钱给那掌车的，掌车的接在手里，自然喜不自胜，连声答应：“小姐放心。”

她们回到包厢里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福叔才回来，关上包厢的门，这才略显出忧色，对尹静琬压低了声音，说：“大小姐，瞧这情形不对。”尹静琬向明香使个眼色，明香便去守在包厢门口，福叔道：“颖军的人不知在找什么要紧人物，一节一节车厢搜了这么多遍，如今只差这头等车厢没搜了。我看他们的样子，不搜到绝不罢休似的，只怕咱们迟早躲不过。”尹静琬道：“现在还没出颖军的地界，我们有特别派司，应该不会有纰漏，只愿别节外生枝才好。”

她年纪虽不大，福叔见她冷静自持，也不禁暗暗佩服，听见掌车在过道间摇着铜铃，正是用餐的讯号，便问：“大小姐是去餐车吃饭，还是叫人送进来吃？”尹静琬道：“去餐车吃，在这包厢里闷着，总归要闷出毛病来。”到底年轻，还有点小孩子心性，只坐了一天的火车就觉得闷乏，于是福叔留下看着行李，她和明香先去餐车。

餐车里其实一样的闷，所有的窗子都只开了一线，因为火车走动，风势甚急，吹得餐桌上的桌布微微扬起，像只无形的手拍着，又重新落下。火车上的菜自然没什么吃头，她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吃腻了西菜，只就着那甜菜汤，吃了两片饼干，等明香也吃过，另叫了一份去给福叔。明香性子活泼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前头去了，她一出餐车，忽然见着车厢那头涌进几个人来，当先二人先把住了车厢门，另一人将掌车的叫到一边去说话，剩下的人便目光如箭，向着车厢里四处打量。

这头等车厢里自然皆是非富即贵，那些人与掌车的还在交涉，尹静琬事不关己，望了一眼便向自己包厢走去，明香去福叔的包厢里送吃的了，她坐下来替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正拿起书来，忽然听见包厢门被人推开，抬头一瞧，是极英挺的年轻男子，不过二十余岁，见着她歉意地一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走错包厢了。”

她见他眉宇明朗，明明是位翩然公子，一个念头还未转完，那人忽然回过



头来，问她：“你刚从俄国回来？”她悚然一惊，目光下垂，见那书的封面上自己写着一行俄文，这才微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搭讪的方法并不高明。”他并没有丝毫窘态，反倒很从容地笑道：“小姐，我也才从俄国回来，所以才想跟你搭讪。”

她不觉微笑，正要说话，忽听车厢那头大声喧哗起来，她不由起身走至门畔，原来是颖军的那些人与掌车的交涉不拢，两个人将掌车的逼在一旁，其余的人开始一间间搜查起包厢来，她瞧着那些人将些孤身的男客皆请出了包厢，一一搜身，不由心中暗暗吃惊，忽然听到身畔人细微如耳语，却是用俄文说：“Помогите мне（帮助我）。”

她愕然回过头来，他的眼睛在晕黄的车顶灯下，显得深不可测，黑得如同车窗外的夜色，看不出任何端倪。电光石火的一刹那，她已经明白原来这一路的阵仗都是冲着他来的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她不应该招惹任何麻烦，可是他距她这样近，身上有极淡极淡薄荷烟草的味道，就像是许建彰身上的那种味道，亲切熟悉。查车的人已经近在约三公尺开外，与他们只隔着一个包厢了，她稍一迟疑，他已经轻轻一推，将她携入包厢内。她的心怦怦乱跳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竖起了食指，做出噤声的手势，已经有人在大力拍着包厢的门了，他急中生智，往床上一躺，顺势拉她坐在床边，并随手拿起她那本书，她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包厢的门已经被打开了。她霍地站起来，他也像是被吓了一跳，放下书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那些人目不转睛注视着他们二人，她心中便如揣了一面急鼓，他却是十分镇定，任由那帮人打量。那些人凝望了片刻，为首那人道：“你出来。”他知道再也躲不过去，若是眼下一搜身，或是到了下一站被带下车去，只要自己身份暴露，都是在劫难逃，虽然忧心如焚，眼里却没有露出半分来，不动声色地望了尹静琬一眼，缓缓站起来。

尹静琬心念一转，含笑道：“诸位长官且慢，我们是正经的商人，不知道



外子犯了什么事，几位长官要带他去哪里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将特别通行证取出来，为首那人听说他们是夫妻，脸色稍霁，又将那派司接过去一看，不由露出一丝笑容：“误会，误会，打扰两位了。”缓缓向外退去，目光却依旧狐疑地注视着两人，顺手替他们关上包厢的门，门却虚掩着，留了一线缝隙。

她背心里早已经是一片冷汗，见势不妙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他忽然走过来将她揽入怀中，不等她反应过来，他已经猝然吻上来。她大惊失色，似乎所有的血轰然涌进脑中。这样陌生而灼热的接触，全然未有过的感觉，唇上陌生的热力与气息，她本能地挣扎，却叫他的力道箍得丝毫不能动弹。她从未与男子有着这样亲密的接触，他的气息充斥着一切，如同天罗地网般无可逃避。她觉得自己被卷入飓风中，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惟一的感觉只是唇上的灼热，与他近乎蛮横的掠夺。他的手臂突然一松，她立刻不假思索一掌掴过去，他手一错已经扣住她的手腕，轻声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她回过头去，见包厢门已经落锁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只是气愤不过，反手又是一掌，他却毫不躲闪，只听清脆一声，已经狠狠掴在他脸上。她见他初次出手，已经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打不着他，但没想到他竟没有拦阻自己这第二掌，微微错愕，只见他脸上缓缓浮起指痕，他却只是微笑，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算你运气好，我正巧有门路，拿着派司在手，才可以打发走那帮人，不然还不被你连累死。”真是鬼迷心窍，才会鬼使神差地帮了他，见他脸上指痕宛然，稍觉过意不去，“喂”了一声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我姓陆，陆子建。”她璨然一笑：“这么巧，我姓伍，伍子胥。”

他知道她明知自己报的是假名，故而这样调侃，当下只是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能与小姐同车，也算是宿缘不浅。虽大恩不言谢，但是还请教小姐府上，改日再去登门拜谢。”她见他眉宇间隐有忧色，说：“算啦，你虽冒犯了我，也是不得已，我也狠狠打了你一掌，咱们也算扯平了。”她年纪虽小，心性倒是



豁达爽朗，他微一迟疑，便不再追问。她看了看车窗外明灭的灯光，说：“挨过这半夜，等出了颖军的地界，我猜你就没事了。”他见她如此聪明灵透，嘴角微动，欲语又止，她却又猜到他的心思，“我反正已经吃了天大的亏，不如吃亏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好教你一辈子记着我这天大的人情。外面那些人肯定还没走，总得到余家口才肯下车。”她一边说话，一边凝视他的脸色，提到余家口，他的双眉果然微微一蹙，那是承、颖二军的交界线，承、颖二军这些年来打打停停，这一年半载虽说是停战，但双方皆在余家口驻有重兵，承军的南大营便驻在离余家口不远的永新城内。

她叫明香进来陪着自己，明香年纪虽然比她小，却出了好几回远门了，见有陌生人，机灵地并不探问。她们两个挤在一张床上，他就斜倚在对面那张床上闭目养神，车子半夜时分到了余家口，他却并没有下车，她心里暗暗奇怪。她本来大半夜没睡，极是困倦，到了凌晨三四点钟，再也熬不住沉沉睡意，方打了一个盹，恍惚间突然觉得有人走动，勉强睁开眼睛，火车已经停了，只知道是走到哪个站了，外面却是灯火通明，站台上全是岗哨。她蓦然睁大了眼睛，他已经推开了包厢的门，在门口忽然又回过头来，在黑暗里静静地凝望了片刻。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，一个念头未转完，他已经掉头离去了。

整列火车的人都睡着了，仿佛只有她独自醒着，四下里一片死寂，只听站台上隐隐约约的说话声、杂沓的脚步声、汽车的引擎声……夹着一种单调的“嘀嗒”声，过了许久，她才发觉那单调的声音原来是从自己枕畔发出的，怪不得觉得这样近。伸出手去，借着窗中透进站台上明灭的灯光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精巧的金怀表，细密的表链蜿蜒在枕畔，她握在手中，听那表“嘀嗒、嘀嗒”地走着，沉甸甸的像颗不安分的心，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了。

晌午时分火车到了季安站，停下加水后却久久不启动，福叔去打听了回来，说：“车站的人说有专列过来，所以要先等着。”好在并没有等多久，专列就过去了。下午终于到了承州，偏偏又不能进站，只能在承州城外的渠江小站停车，尹静琬隐约觉得情势不对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得随遇而安。乘客